

大立翁偶集

函一
冊二
函三

齊
平
和
知
聲

PDG

笠翁偶集卷之三 三目次

聲容部

選姿第一 計四款

肌膚

眉眼

手足

態度

修容第二 計三款

盥櫛

薰陶

點染

治服第三 計三款

首飾

衣衫

鞋襪

習技第四 計三款

文藝

絲竹

笠翁偶集卷之三

湖上李漁著

婿沈心友因伯

全訂

男將華莊南

聲杏部

選姿第一

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之

大賢擇言而發。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數爲是

論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強之使無耳。人有美

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謂拂人之性好之。不惟

損德且以殺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

還吾性中所有。聖人復起亦得我心之同然。

非失德也。孔子云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

為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

乎貧賤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矯清矯儉

者為哉。但有獅吼在堂。則應借此藏拙。不則

好之實所以惡之。憐之適足以殺之。不得以

紅顏薄命藉口。而為代天行罰之忍人也。予

一介寒生。終身落魄。非止國色難親。天香未

遇卽強顏陋質之婦能見幾人而敢謬次音
容侈談歌舞貽笑于眠花藉柳之人哉然而
緣雖不偶興則頗佳事雖未經理實易諳想
當然之妙境較身醉溫柔鄉者倍覺有情如
其不信但以往事驗之楚襄王人主也六宮
芻窳克塞內庭握雨攜雲何事不有而千古
以下不聞傳其實事止有陽臺一夢膾炙人
口陽臺今落何處神女家在何方朝爲行雲
暮爲行雨畢竟是何情狀豈有踪跡可考實

事可縷陳乎。皆幻境也。幻境之妙十倍于真。故千古傳之。能以十倍于真之事譜而爲法。未有不入閒情三昧者。凡讀是書之人。欲考所學之從來。則請以楚國陽臺之事對。

肌膚

婦人嫵媚多端。畢竟以色爲主。詩不云乎。素以爲絢。今素者白也。婦人本質惟白最難。常有眉目口齒般般入畫。而缺陷獨在肌膚者。豈造物生人之巧。反不同于染匠。未施漂練之力。而遽加文采之工乎。曰非。

則彬若云

此等妙論

不如何處

得來予向

在部門

誤方有

誤人

以

又誤有怪

物否子亦

以登翁對

試讀此書

即知予言

不謬

然○白○難○而○色○易○也○曷○言○乎○難○是○物○之○生○皆○視○根○本○根
 本○何○色○枝○葉○亦○作○何○色○人○之○根○本○維○何○精○也○血○也○精
 色○帶○白○血○則○紅○而○紫○矣○多○受○父○精○而○成○胎○者○其○人○之
 生○也○必○白○父○精○母○血○交○聚○成○胎○或○血○多○而○精○少○者○其
 人○之○生○必○在○黑○白○之○間○若○其○血○色○淺○紅○結○而○為○胎○雖
 在○黑○白○之○間○及○其○生○也○豢○以○美○食○處○以○曲○房○猶○可○日
 趨○于○淡○以○脚○地○未○盡○縮○也○有○幼○時○不○白○長○而○始○白○者
 此○類○是○也○至○其○血○色○深○紫○結○而○成○胎○則○其○根○本○已○縮
 全○無○脚○地○可○漂○及○其○生○也○即○服○以○水○晶○雲○母○居○以○玉

左翁偶集
 卷之
 三
 芥子園

殿瓊樓亦難望其變深爲淺。但能守舊不遷不致愈老愈黑亦云幸矣。有富貴之家生而不自至長至老亦若是者。此類是也。知此則知選材之法當如染匠之受衣。有以白衣使漂者。受之易爲力也。有以白衣稍垢而使漂者。亦受之雖難爲力。其力猶可施也。若以旣染深色之衣。使之剝去他色。漂而爲白。則雖什伯其工價。必辭之不受。以人力雖巧。難拗天工。不能強旣有者而使之無也。婦人之白者。易相。黑者亦易相。惟在黑白之間者。相之不易。有三法焉。而黑于身。

余滄心云
此種議論
疑于石破

者易白。身黑于面者難白。肌膚之黑而嫩者易白。黑而
而麓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易白。黑而緊且實者
難白。面黑于身者以面在外而身在內。在外則有風
吹日晒其漸白也。爲難。身在衣中較面稍白則其由
深而淺業有明徵。使面亦同身蔽之有物其驗亦若
是矣。故易白身黑于面者。反此故不易白。肌膚之細
而嫩者如綾羅紗絹其體光滑故受色易退。色亦易
稍受風吹略經日照則深者淺而濃者淡矣。麤則如
布如毯其受色之難十倍于綾羅紗絹。至欲退之其

天驚笠翁

其身藏

絲山口翻

沈海者乎

工又○不○止○十○倍○肌○膚○之○理○亦○若○是○也○故○知○嫩○者○易○白○
而○麓○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猶○細○緞○之○未○經○熨○靴○
與○履○之○未○經○檀○者○因○其○皺○而○未○直○故○淺○者○似○深○淡○者○
似○濃○一○經○熨○檀○之○後○則○紋○理○陡○變○非○復○曩○時○色○相○矣○
肌○膚○之○寬○者○以○其○血○肉○未○足○猶○待○長○養○亦○猶○待○檀○之○
靴○履○未○經○燙○熨○之○綾○羅○紗○絹○此○際○若○此○則○其○血○肉○克○
滿○之○後○必○不○若○此○故○知○寬○者○易○白○緊○而○實○者○難○白○相○
肌○之○法○備○乎○此○矣○若○是○則○白○者○嫩○者○寬○者○為○人○爭○取○
其○黑○而○麓○緊○而○實○者○遂○成○棄○物○乎○曰○不○然○薄○命○盡○出○

藏板

九辰成云雖

戲語却是

實錄

紅顏厚福偏歸陋質此等非他皆素封伉儷之材
命夫人之料也

眉眼

面爲一身之主目又爲一面之主相人必先相面人
盡知之相面必先相目人亦盡知而未必盡窮其秘
吾謂相人之法必先相心心得而後觀其形體形體
維何眉髮口齒耳鼻手足之類是也心在腹中何由
得見曰有目在無憂也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觀眸子
子輿氏筆之于書業開風鑑之祖予無事贅陳其說

但言情性之剛柔。心思之愚慧。四者非他。卽異日司
花執爨之分途。而獅吼堂與溫柔鄉接壤之地也。目
細而長者。秉性必柔。目麓而大者。居心必悍。目善動
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聰慧。目常定而白多黑少。或白
少黑多者。必近愚蒙。然初相之時。善轉者亦未能遽
轉不定者。亦有時而定。何以試之。曰有法在。無憂也。
其法。維何。一曰以靜待動。一曰以卑矚高。目隨身轉。
未有動蕩其身。而能膠柱其目者。使之乍往乍來。多
行數武。而我廻環其目以視之。則秋波不轉。而自轉。

此一法也。婦人避羞目必下視。我若居高臨卑則彼下而又下。永無見目之時矣。必當處之高位。或立臺坡之上。或居樓閣之前。而我故降其軀以矚之。則彼下無可下。勢必環轉其睛以避我。雖云善動者動不。善動者亦動而勉強自然之中。卽有貴賤妍媸之別。此又一法也。至于耳之大小。鼻之高卑。眉髮之淡濃。唇齒之紅白。無目者猶能按之以手。豈有識者不能。鑒之以形。無俟哢哢。徒滋繁賸。

眉之秀與不秀。亦復關係性情。當與眼目同視。然眉

眼二物其勢往往相因。眼細者眉必長。眉麓者眼必巨。此大較也。然亦有不盡相合者。如長短麓細之間。未能一一盡善。則當取長。怒短。要當視其可施人力與否。張京兆工于畫眉。則其夫人之雙黛必非濃淡得宜。無可潤澤者。短者可長。則妙在用增。麓者可細。則妙在用減。但有必不可少之一字。而人多忽視之者。其名曰曲。必有天然之曲。而後人力可施。其巧眉若遠山。眉如新月。皆言曲之至也。卽不能酷肖遠山。盡如新月。亦須稍帶月形。略存山意。或灣其上而不

吳深粉來
賦手欲絕

灣其下。或細其外而不細其中。皆可自施人力。最忌
平空一抹。有如太白經天。又忌兩筆斜冲。儼然倒書。
八字變遠山為近瀑。又新月為長虹。雖有善畫之張
郎。亦將畏難而却走。非選姿者。居心太刻。以其為温
柔鄉。擇人非為娘子軍。擇將也。

手足

相女子者。有簡便訣。云上看頭。下看脚。似二語可概
通身矣。予怪其最要一着。全未提起。兩手十指為一
生巧拙之關。百歲榮枯所係。相女者。首重在此。何以

略而去之。且無論手嫩者必聰。指尖者多慧。臂豐而腕厚者必享。珠圍翠繞之榮。卽以現在所需而論之。手以揮絃。使其指節纍纍。幾類彎弓之決。抬手以品簫。如其臂形攘攘。幾同伐竹之斧斤。抱枕攜衾。觀之與索捧卮。進酒受者。肩攢亦大失。開門見山之初着矣。故相手一節。爲觀人要着。尋花問柳者。不可不知。然此道亦難言之矣。選人選足。每多窄窄。金蓮觀手。觀人絕少。纖纖玉指。是最易者。足而最難者。手。十百之中。不能一二觀也。須知立法不可不嚴。至于行法。

此則不如
緊足矣

則不容不怨。但于或嫩或柔或尖或細之中取其一
得。即可寬恕其他矣。至于選足一事。如但求窄小。則
可一目了然。倘欲由麓以及精盡美。而思善使脚小
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則又比手更難。皆
不可求而可遇者也。其累維何。因脚小而難行動。必
扶牆靠壁。此累之在已者也。因脚小而致穢。令人掩
鼻攢眉。此累之在人者也。其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
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
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昔有人謂予曰。宜與周相國以

千金購一麗人名爲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難移每行必須人抱是以得名予曰果若是則一泥塑美人而已矣數錢可買奚事千金造物生人以足欲其行也昔形容女子娉婷者非曰步步生金蓮卽曰行行如玉立皆謂其脚小能行又復行而入畫是以可珍可寶如其小而不行則與刖足者何異此小脚之累之不可有也予徧游四方見足之最小而無累與最小而得用者莫過于秦之蘭州晉之大同蘭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猶不及焉又能步履如飛

男子有時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襪。而。撫。摩。之。猶。覺。剛。柔。相。半。卽。有。柔。若。無。骨。者。然。偶。見。則。易。頰。遇。爲。難。至。大。同。名。妓。則。強。半。皆。若。是。也。與。之。同。榻。者。撫。及。金。蓮。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于。此。者。向。在。都。門。以。此。語。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間。擁。二。妓。一。晉。一。燕。皆。無。麗。色。而。足。則。甚。小。子。請。不。信。者。卽。而。驗。之。果。覺。晉。勝。于。燕。大。有。剛。柔。之。別。座。客。無。不。翻。然。而。罰。不。信。者。以。金。谷。酒。數。此。言。小。脚。之。用。之。不。可。無。也。噫。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就。地。取。材。但。不。失。立。言。之。

大意而已矣

驗足之法無他。只在多行幾步。觀其難行。易動。察其勉强。自然。則愚過半矣。直則易動。曲則難行。正則自然。歪即勉強。直而正者。非止美觀。便走亦少穢氣。大約穢氣之生。皆強勉造作之所致也。

態度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維何。媚態是已。世人不知。以為美色。烏知顏色。雖美是一物也。烏足移人。加之。以態則物而尤矣。如云美色。即是尤物。即可移人。則

芥子園

千古善狀

美人者莫

過陳思王

洛神一賦

輕雲蔽月

流風迴雪

今時絹傲之美女。畫上之嬌娥。其顏色較之生人。豈
 止十倍。何以不見。移人而使之害相思。成鬱病。耶。是
 知媚態二字。必不可少。媚態之在人身。猶火之有焰。
 燈之有光。珠貝金銀之有寶色。是無形之物。非有形
 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是以名為尤
 物。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說之事也。凡女子一見。卽
 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已。遂至舍命以圖與生為難者。
 皆怪物也。皆不可解說之事也。吾于態之一字。服天
 地生人之巧。鬼神體物之工。使以我作天地鬼神形。

猶未形容
到此筆翁
真尤物哉

體吾能賦之知識我能予之至于是物而非物無形
似有形之態度我實不能變之化之使其自無而有
復自有而無也態之爲物不特能使美者愈美艷者
愈艷且能使老者少而媼者妍無情之事變爲有情
使人暗受籠絡而不覺者女子一有媚態三四分姿
色便可抵過六七分試以六七分姿色而無媚態之
婦人與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則
人止愛三四分而不愛六七分是態度之于顏色猶
不止于一倍當兩倍也試以二三分姿色而無媚態

之婦人與全無姿色而止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
或與人各交數言則人止爲媚態所惑而不爲美色
所惑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以少敵多且能以
無而敵有也今之女子每有狀貌姿容一無可取而
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從者皆態之一字之
爲崇也是知選貌選姿總不如選態一着之爲要態
自天生非可強造強造之態不能飾美止能愈增其
陋同一顰也出于西施則可愛出于東施則可憎者
天生強造之別也相面相肌相眉相眼之法皆可言

傳獨相態一事則予心能知之口實不能言之口之所能言者物也非尤物也噫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欲言不得其爲物也何如其爲事也何如豈非天地之間一大怪物而從古及今一件解說不來之事乎

詰予者曰旣爲態度立言又不指人以法終覺首鼠盍亦舍精言麓略示相女者以意乎予曰不得已而爲言止有直書所見聊爲榜樣而已向在維揚代一貴人相妾靚粧而至者不一其人始皆俯首而立及命之擡頭一人不作羞容而竟擡一人嬌羞靚覘強

之數四而後擡一人初不卽擡及強而後可先以眼光一瞬似于看人而實非看人瞬畢復定而後擡俟人看畢復以眼光一瞬而後俯此卽態也記曩時春遊遇雨避一亭中見無數女子妍媸不一皆踉蹌而至中一縞衣貧婦年三十許人皆趨入亭中彼獨徘徊簷下以中無隙地故也人皆抖擻衣衫慮其太濕彼獨聽其自然以簷下雨侵抖之無益徒現醜態故也及雨將止而告行彼獨遲疑稍後去不數武而雨復作仍趨入亭彼則先立亭中以逆料必轉先踞勝

地故也。然億雖偶中絕無驕人之色。見後入者反立
簷下。衣衫之濕數倍于前。而此婦代爲振衣姿態百
出。竟若天集衆醜以形一人之媚者。自觀者視之。其
初之不動。似以鄭重。而養態其後之故動。似以徜徉。
而生態然。彼豈能必天復雨。先儲其才以俟用乎。其
養也。出之無心。其生也。亦非有意。皆天機之自起。自
伏耳。當其養態之時。先有一種嬌羞。無那之致。現于
身外。令人生愛生憐。不俟娉婷大露而後覺也。斯二
者。皆婦人媚態之一斑。舉之以見大較。噫。以年三十

許之貧婦止爲姿態稍異遂使二八佳人與曳珠頂翠者皆出其下然則態之爲用豈淺鮮哉

人問聖賢神化之事皆可造詣而成豈婦人媚態獨不可學而至乎予曰學則可學教則不能人又問旣不能教胡云可學予曰使無態之人與有態者同居朝夕薰陶或能爲其所化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鷹變成鳩形爲氣感是則可矣若欲耳提而面命之則一部廿一史當從何處說起還怕愈說愈增其木強奈何

修容第二

婦人惟仙姿國色。無俟修容。稍去天工者。卽不能免于人力矣。然予謂修飾二字。無論妍媸美惡。均不可少。俗云三分人材。七分粧飾。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然則有七分人材者。可少三分粧飾乎。卽有十分人材者。豈一分粧飾皆可不用乎。曰不能也。若是則修容之道。不可不急講矣。今世之講修容者。非止窮工極巧。幾能變鬼爲神。我卽欲勉竭心神。

剝爲新說。其如人心至巧。我法難工。非但小
巫見大巫。且如小巫之徒。往教大巫之師。其
不遭噴飯而唾面者鮮矣。然一時風氣所趨。
往往失之過當。非始初立法之不佳。一人求
勝于一人。一日務新于一日。趨而過之。致失
其真之弊也。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楚王
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宮中皆全
帛。細腰非不可愛。高髻大袖非不美觀。然至
餓死則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

全... 三... 藏板

不美觀直與魑魅魍魎無別矣此非好細腰

好高髻大袖者之過乃自為餓死自為一尺

自為全帛者之過也亦非自為餓死自為一

尺自為全帛者之過無一人痛懲其失著為

章程謂止當如此不可太過不可不及使有

遵守者之過也吾觀今日之修容大類楚宮

之末俗著為章程非草野得為之事但不經

人提破使知不可愛而可憎聽其趨日甚

則在生而為魑魅魍魎者已去死人不遠矧

一展成云

不知者以

為嘲亦嘯

月之書鳥

外篇卷之
識

腰成。一縷有餓而必死之勢哉。予爲修容立
說。實具此段。婆心。凡爲西子者。自當曲體人
情。萬毋遽發嬌嗔。罪其唐突。

盥櫛

盥面之法。無他奇巧。止是濯垢務盡。面上亦無他垢。
所謂垢者。油而已矣。油有二種。有自生之油。有沾上
之油。自生之油。從毛孔沁出。肥人多。而瘦人少。似汗。
非汗者是也。沾上之油。從下而上者少。從上而下者
多。以髮與膏沐。勢不相離。髮面交接之地。勢難保其。

不侵。況以手按髮按畢之後。自上而下。亦難保其不
相挨擦。挨擦所至之處。卽生油。發亮之處也。生油發
亮于面。似無大損。殊不知一日之美惡。係焉。面之不
白不勻。卽從此始。從來上粉着色之地。最怕有油。有
卽不能上色。倘于浴面初畢。未經搽粉之時。但有指
大。一痕。爲油手所污。追加粉搽面之後。則滿面皆白。
而此處獨黑。又且黑而有光。此受病之在先者也。旣
經搽粉之後。而爲油手所污。其黑而光也亦然。以粉
上加油。但見油而不見粉也。此受病之在後者也。此

二者之爲患雖似大而實小以受病之處止在一隅不及滿面聞人儘有知之者尚有全體受傷之患從古佳人暗受其害而不知者予請攻而出之從來拭面之巾帕多不止于拭面擦臂抹胸隨其所至有膩卽有油則巾帕之不潔也久矣卽有好潔之人止以拭面不及其他然能保其上不及髮將至額角而遂止乎一沾膏沐卽非無油少膩之物矣以此拭面非拭面也猶打磨細物之人故以油布擦光使其不沾他物也他物不沾粉獨沾乎凡有面不受粧越勻越

黑同一粉也。一人搽之而白，一人搽之而不白者，職是故也。以拭面之巾，有異同，非搽面之粉，有善惡也。故善勻面者，必須先潔其巾，拭面之巾，止供拭面之用，又須用過，卽浣，勿使稍帶油痕。此務本窮源之法也。

善櫛不如善篋。篋者櫛之兄也。髮內無塵，始得絲絲現相，不則一片如瓊，求其界限而不得，是帽也，非髻也。是退光黑漆之器，非烏雲蟠繞之頭也。故善蓄姬妾者，當以百錢買梳，千錢購篋。篋精則髮精，稍儉其

值則髮損頭痛。篋不數下而止矣。篋之極淨，使使用梳而梳之爲物，則越舊越精。人惟求舊物爲求新。古語雖然，非爲論梳而設。求其舊而不得，則富者用牙貧者用角。新木之梳，卽搜根剔齒者，非油浸十日，不可用也。

古人呼髻爲蟠龍。蟠龍者，髻之本體，非由粧飾而成。隨手緝成，皆作蟠龍之勢。可見古人之粧，全用自然。毫無造作。然龍乃善變之物，髮無一定之形，使其相傳至今，物而不化，則龍非蟠龍，乃死龍矣。髮非佳人。

周彬若云

不經照破

誰識古人

之心是知

笠翁者于

載以下必

不可少之

以此

之髮乃死人之髮矣。無怪今人善變變之誠是也。但其變之之形只顧趨新不求合理。只求變相不顧失真。凡以彼物肖此物必取其當然者肖之必取其應有者肖之又必取其形色相類者肖之。未有憑空捏造任意為之而不顧者。古人呼髮為烏雲呼髻為蟠龍者以二物生于天上宜乎在頂髮之繚繞似雲髮之蟠曲似龍而雲之色有烏雲龍之色有烏龍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事相合是以得名非憑捏造任意為之而不顧者也。竊怪今之所謂牡丹頭荷花頭

不經說破
誰識今人
之認是邪
徑翁者六

鉢孟頭種種新式非不窮新極異令人改觀然于當
然應有形相類之義則一無取焉人之一身手可
生花江淹之彩筆是也舌可生花如來之廣長是也
頭則未見其生花生之自今日始此言不當然而然
也髮上雖有簪花之義未有以頭爲花而身爲蒂者
鉢孟乃盛飯之器未有倒貯活人之首而作覆盆之
像者此皆事所未聞聞之自今日始此言不應有而
有也羣花之色萬紫千紅獨不見其有黑設立之婦
人于此有人呼之爲黑牡丹黑蓮花黑鉢孟者此婦

合以內必
不可無之
以也

必。艷。然。而。怒。怒。而。繼。之。以。罵。矣。以。不。喜。呼。名。之。怪。物。
居。然。自。肖。其。形。豈。非。絕。不。可。解。之。事。乎。吾。謂。美。人。所
梳。之。髻。不。妨。日。異。月。新。但。須。籌。爲。理。之。所。有。理。之。所
有。者。其。像。多。端。然。總。莫。妙。于。雲。龍。二。物。仍。用。其。名。而
變。更。其。實。則。古。製。新。裁。並。行。而。不。悖。矣。勿。謂。止。此。二
物。變。來。有。限。須。知。普。天。下。之。物。取。其。千。態。萬。狀。越。變
而。越。不。窮。者。無。有。過。此。二。物。者。矣。龍。雖。善。變。猶。不。過
飛。龍。遊。龍。伏。龍。潛。龍。戲。珠。龍。出。海。龍。之。數。種。至。于。雲
之。爲。物。頃。刻。數。遷。其。位。須。臾。屢。易。其。形。千。變。萬。化。四

空象傳身

卷之三

九

藏板

雲髮

等字義得

此益彰獨

于古佳

重開生面

翁誠異

人也

字猶為有定之稱其實雲之變相十萬二字猶不足
 以限量之也若得聰明女子日日仰觀天象既肖雲
 而為髻復肖髻而為雲卽一日一更其式猶不能盡
 其巧幻畢其離奇矧未必朝朝變相乎若謂天高雲
 遠視不分明難于取法則令畫工繪出巧雲數朶以
 紙剪式襯于髮下俟櫛沐既成而後去之此簡便易
 行之法也雲上儘可着色或簪以時花或飾以珠翠
 幻作雲端五彩視之光怪陸離但須位置得宜使與
 雲體相合若其中應有此物者勿露時花珠翠之本

形則盡善矣。肖龍之法如欲作飛龍游龍則先以已
髮梳一光頭于下後以假髭製作龍形盤旋繚繞覆
于其上務使離髮少許勿使相粘相貼始不失飛龍
游龍之義相粘相貼則是潛龍伏龍矣懸空之法不
過用鐵線一二條襯于不見之處其龍爪之向下者
以髮作線縫于光髮之上則不動矣戲珠龍法以髭
作小龍二條綴于兩旁尾向後而首向前前綴大珠
一顆近于龍嘴名爲二龍戲珠出海龍亦照前式但
以假髭作波浪紋綴于龍身空隙之處皆易爲之是

數法者皆以雲龍二物分體爲之。是雲自雲而龍自龍也。予又謂雲龍二物勢不宜分。雲從龍風從虎周易業有成言是當合而用之。同一用髡同一作假何不幻作雲龍二物使龍勿露全身雲亦勿作全朶忽而見龍忽而見雲令人無可測識。是美人之頭盡有盤旋飛舞之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不幾兩擅其絕而爲陽臺神女之現身哉。噫笠翁于此搜盡枯腸爲此髻者不可不加尸祝。天年以後倘得爲神則將往來綉閣之中驗其所製果有禪于花容月貌否也。

薰陶

名花美女氣味相同有國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結自胞胎非由薰染佳人身上實實有此一種非飾美之詞也此種香氣亦有姿貌不甚姣艷而能偶擅其奇者總之一有此種卽是天折摧殘之兆紅顏薄命未有捷于此者有國色而有天香與無國色而有天香皆是于中遇一其餘則薰染之力不可少也其力維何富貴之家則需花露水露者摘取花瓣入甌醞釀而成者也薔薇最上羣花次之然用不須多每于盥

浴之後。挹取數匙。入掌。拭體。拍面。而勻之。此香。此味。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無其氣息。是以爲佳。不似他種香氣。或速或沉。是蘭是桂。一嗅卽知者也。其次則用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閨中應有之事。皂之爲物。亦有一種神奇。人身偶染穢物。或偶沾穢氣。用此一擦。則去盡無遺。由此推之。卽以百和奇香。拌入此中。未有不與垢穢並除。混入水中。而不見者矣。乃獨去穢。而存香。似有攻邪不攻正之別。皂之佳者。一浴之後。香氣經日不散。豈非天造地設。

以供修容飾體之用者乎。香皂以江南六合縣出者爲第一。但價值稍昂。又恐遠不能致。多則浴體少則止。以浴面亦權宜豐儉之策也。至于香茶沁口費亦不多。世人但知其貴。不知每日所需不過指大一片。重止毫釐。裂成數塊。每于飯後及臨睡時以少許潤舌。則滿吻皆香。多則味苦。而反成藥氣矣。凡此所言皆人所共知。予特申明其說。以見美人之香不可使之或無耳。別有一種爲值更廉。世人食而但甘其味。嗅而不辨其香者。請揭出言之。冀中荔子雖出人間。

實與交梨火棗無別其色國色其香天香乃菓中尤
物也予遊閩粵幸得飽啖而歸庶不虛生此口但恨
造物有私不令四方皆出陳不如鮮夫人而知之矣
殊不知荔之陳者香氣未嘗盡沒乃與橄欖同功其
好處却在回味時耳佳人就寢止啖一枚則口脂之
香可以竟夕多則甜而膩矣須擇道地者用之楓亭
是其選也人問沁口之香爲美人設乎爲伴美人者
設乎予曰伴者居多若論美人則五官四體皆爲人
設奚止口內之香

點染

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此唐人妙句也。今世諱言脂粉。動稱污人之物。有滿面是粉。而云粉不上。面偏唇皆脂。而曰脂不沾唇者。皆信唐詩太過。而欲以號國夫人自居者也。噫。脂粉焉能污人人自污耳。人謂脂粉二物。原爲中材。而設美色可以不需。予曰不然。惟美色可施脂粉。其餘似可不設。何也。二物頗帶世情。大有趨炎附熱之態。美者用之。愈增其美。陋者加之。更益其陋。使以絕代佳人。而微施粉澤。

略染腥紅有不增嬌益媚者乎。使以媼顏陋婦而丹鉛其面粉藻其姿有不驚人駭衆者乎。詢其所以然之故。則以白者可使再白。黑者難使遽白。黑上加之以白。是欲故顯其黑。而以白物相形之也。試以一墨一粉。先分二處。後合一處。而觀之。其分處之時。黑白黑而白。白自白。雖云各別。其性未甚相讐也。迨其合處。遂覺黑不自安。而白欲求去。相形相礙。難以一朝居者。以天下之物。相類者。可使同居。卽不相類而相似者。亦可使之同居。至于非但不相類。不相似。而且相

反之物則斷斷勿使同居同居必爲難矣此言粉之不可混施也脂則不然面白者可用面黑者亦可用但脂粉二物其勢相依面上有粉而唇上塗脂則其色燦然可愛倘面無粉澤而止丹其唇非但紅色不顯且能使面上之黑色變而爲紫以紫之爲色非係天生乃紅黑二色合而成之者也黑一見紅若逢故物不求合而自合精光相射不覺紫氣東來使乘老子青牛竟有五色燦然之瑞矣若是則脂粉二物竟與若輩無緣終身可不用矣何以世間女子人人不

舍刻刻相需而人亦未嘗以脂粉多施擯而不納者。曰不然。予所論者乃面色最黑之人。所謂不相類不相似而且相反者也。若介在黑白之間則相類而相似矣。既相類而相似有何不可同居。但須施之有法。使濃淡得宜則二物爭效其靈矣。從來傅粉之面止耐遠觀難于近視以其不能勻也。畫士着色用膠始勻無膠則研殺不合人面非同紙絹萬無用膠之理。此其所以不勻也有法焉。請以一次分爲二次自淡而濃由薄而厚則可保無是患矣。請以他事喻之。磚

全... 三... 藏板

匠以石灰粉壁必先上粗灰一次後上細灰一次先

上不到之處後上者補之後上偶遺之處又有先上

者襯之是以厚薄相均泯然無迹使以二次所上之

灰併為一次則非特拙匠難勻巧者亦不能徧及矣

粉壁且然况粉面乎今以一次所傳之粉分為一次

傳之先傳一次俟其稍乾然後再傳第二次則濃者

淡而淡者濃雖出無心自能巧合遠觀近視無不宜

矣此法不但能勻且能變換肌膚使黑者漸白何也

染匠之于布帛無不由淺而深其在深淺之間者則

九展成云體

驗至此真

老于溫柔

鄉者

非淺非深另有一色卽如文字之有過文也如欲染紫必先使白變爲紅再使紅變爲紫紅卽白紫之過文未有由白竟紫者也如欲染青必使白變爲藍再使藍變爲青藍卽白青之過文未有由白竟青者也如婦人面容稍黑欲使竟變爲白其勢實難今以薄粉先勻一次是其面上之色已在黑白之間非若曩時之純黑矣再上一次是使淡白變爲深白非使純黑變爲全白也難易之勢不大相徑庭哉由此推之則二次可廣爲三深黑可同于淺人間世上無不可

用粉勻面之婦人矣。此理不待驗而始明。凡讀是編者。批閱至此。卽知湖上笠翁原非蠢物。不止爲風雅。功臣亦可謂紅裙知己。初論面容黑白。未免立說過嚴。非過嚴也。使知受病實深。而後知德醫人果有起死回生之力也。舍此更有二說。皆淺乎此者。然亦不可不知。勻面必須勻項。否則前白後黑。有如戲塲之鬼臉。勻面必記掠眉。否則霜花覆眼。幾類春生之社。至于點唇之法。又與勻面相反。一點卽成始。類櫻桃之體。若陸續增添二三。其手卽有長短寬窄之痕。

是爲成串櫻桃非一粒也。

治服第三

古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俗云三代爲宦。着衣喫飯。古語今詞。不謀而合。可見衣食二事之難也。飲食載于他卷。茲不具論。請言被服一事。寒賤之家。自羞襤褸。動以無錢置服爲詞。謂一朝發蹟。男可翩翩裘馬。婦則楚楚衣裳。孰知衣衫之附于人身。亦猶人身之附于其地。人與地習久。始相安以

余應心云此

所謂三家

計婦學宮

桂院休愈

增其醜者

被笠翁拈

破爲之酒

然

空名集卷之三

三

藏板

極奢極美之服而驟加儉朴之軀則衣衫亦
 類生人常有不服水土之患寬者似窄短者
 疑長手欲出而袖使之藏項宜伸而領爲之
 曲物不隨人指使遂如桎梏其身沐猴而冠
 爲人指笑者非沐猴不可着冠以其着之不
 慣頭與冠不相稱也此猶麓淺之論未及精
 微衣以章身請晰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
 明之謂也身非形體之身乃智愚賢不肖之
 實備于躬猶富潤屋德潤身之身也同一衣

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貧者服之益。章其貧。貴者服之章。其貴。賤者服之益。章其賤。有德有行之賢者。與無品無才之不肖者。其爲章身也亦然。設有一大富長者。于此衣白結之衣。履踵決之履。一種豐腴氣象。自能躍出衣履之外。不問而知爲長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况羅綺而文繡者乎。丐夫菜傭。竊得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禍。以服能章貧。不必定爲短褐。有時亦在長裾耳。富潤屋。德潤

身之解亦復如是。富人處之屋不必盡為
 畫棟雕梁。即居茅舍數椽。而過其門入其室
 者。常見專門圭竇之間。自有一種旺氣。所謂
 潤也。公卿將相之後。子孫式微。所居門第未
 嘗稍改。而經其地者。覺有冷氣侵人。此家門
 枯稿之過潤之無其人也。從來讀大學者。未
 得其解釋。以雕鏤粉藻之義。果如其言。則富
 人舍其舊居。另覓新居。而加以雕鏤粉藻。則
 有德之人。亦將棄其舊身。另易新身。而後謂

元展成六說

音解概可

補大學衍

義

之心廣體胖乎甚矣讀書之難而章句訓詁
之學非易事也予嘗以此論見之說部今復
叙入閒情噫此等詮解豈好閒情作小說者
所能道哉偶寄云爾

首飾

珠翠寶玉婦人飾髮之具也然增嬌益媚者以此損
嬌掩媚者亦以此所謂增嬌益媚者或是面容欠白
或是髮色帶黃有此等奇珍異寶覆于其上則光銜
四射能令肌髮改觀與玉蘊于山而山靈珠藏于澤

而澤媚同一理也。若使肌白髮黑之佳人滿頭翡翠環鬢金珠，但見金而不見人，猶之花藏葉底，月在雲中，是儘可出頭露面之人，而故作藏頭蓋面之事，巨眼者見之，猶能略迹求真，謂其美麗當不止此。使去粉飾而全露天真，還不知如何嫵媚，使遇皮相之流，止談粧飾之離奇，不及姿容之窈窕，是以人飾珠翠寶玉，非以珠翠寶玉飾人也。故女子一生戴珠頂翠之事，止可一月，萬勿多時。所謂一月者，自作新婦，于歸之日，始至滿月卸粧之日，止只此一月，亦是無可

奈何父母置辦一場翁姑婚娶一次非此艷粧盛飾
不足以慰其心過此以往則當去桎梏而謝羈囚終
身不修苦行矣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
則不可不求精善富貴之家無妨多設金玉犀貝之
屬各存其製屢變其形或數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
未嘗不可貧賤之家力不能辦金玉者寧用骨角勿
用銅錫骨角耐觀製之佳者與犀貝無異銅錫非止
不雅且能損髮簪珥之外所當飾鬚者則莫妙于時
花數朶較之珠翠寶玉非止雅俗判然亦且生死迥

允展成云歡

字妙烈碎

援花打人

未免殺風

請矣

別清平調之首句云名花傾國兩相歡歡者喜也相
 歡者彼既喜我我亦喜彼之謂也國色乃人中之花
 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稱同調正當晨夕與共者
 也漢武云若得阿嬌貯之金屋吾謂金屋可以不設
 藥欄花榭則斷斷應有不可或無富貴之家如得麗
 人則當遍訪名花植于閨內使之旦夕相親珠圍翠
 繞之榮不足道也晨起簪花聽其自擇喜紅則紅愛
 紫則紫隨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謂兩相歡也寒素之
 家如得美婦屋傍稍有隙地亦當種樹栽花以備點

綴雲鬟之用。他事可儉。此事獨不可儉。婦人青春有
幾。男子遇色爲難。儘有公侯將相富室大家。或苦緣
分之怪。或病中宮之妒。欲親美色。而畢世不能。我何
人斯。而擅有此樂。不得一二事娛悅其心。不得一二
物粧點其貌。是爲暴殄天物。猶傾精米。潔飯于糞壤
之中也。即使赤貧之家。卓錫無地。欲藝時花。而不能
者。亦當乞諸名園。購之檐上。即使日費幾文。錢不過
少。飲一杯酒。旣悅婦人之心。復娛男子之目。便宜不
亦多乎。更有儉于此者。近日吳門所製像生花。窮精

空齋集 卷之三
蘇板
極巧與樹頭摘下者無異純用通草每朵不過數文
可備月餘之用絨絹所製者價常倍之反不若此物
之精雅又能肖真而時人所好偏在彼而不在此豈
物不論美惡止論貴賤乎噫相士用人者亦復如此
奚止于物

吳門所製之花花像生而葉不像生戶戶皆然殊不
可解若去其假葉而以真者綴之則因葉真而花益
真矣亦是一法

時花之色白爲上黃次之淡紅次之最忌大紅尤忌

木紅。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艷。止宜壓在髻下。暗受其香。勿使花形全露。全露則類村粧。以村婦非紅不愛也。

花中之茉莉。舍插髻之外。一無所用。可見天之生此。原爲助粧。而設粧可少乎。珠蘭亦然。珠蘭之妙。十倍茉莉。但不能處處皆有。是一恨事。

予前論髻。欲人革去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等怪形。而以假髮作雲龍等式。客有過之者。謂吾儕立法。當使天下去。贗存真。奈何。教人爲僞。余曰。生今之世。行

古之道立言則善誰其從之不若因勢導利使之漸
近自然婦人之首不能無飾自昔爲然矣與其飾以
珠翠寶玉不若飾之以髭髥雖云假原是婦人頭上
之物以此爲飾可謂還其固有又無窮奢極靡之濫
費與崇尚時花鄙黜珠玉同一理也予豈不能爲高
世之論哉慮其無裨人情耳

簪之爲色宜淺不宜深欲形其髮之黑也玉爲上犀
之近黃者蜜蠟之近白者次之金銀又次之瑪瑙琥
珀皆所不取簪頭取象于物如龍頭鳳頭如意頭蘭

花頭之類是也。但宜結實自然。不宜玲瓏雕斲。宜與髮相依附。不得昂首而作跳躍之形。蓋簪頭所以壓髮服貼爲佳。懸空則謬矣。

飾耳之環。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銀一點。此家常

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粧艷服。不得

不略大其形。但勿過丁香之一倍二倍。旣當約小。其

形復宜精雅。其制切忌爲古時絡索之樣。時非元夕。

何須耳上懸燈。若再飾以珠翠。則爲福建之珠燈丹

陽之料。絲燈矣。其爲燈也。猶可厭況爲耳上之環乎。

衣衫

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綺羅文綉之服。被垢蒙塵。反不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不貴精也。紅紫深艷之色。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不貴麗也。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人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令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

左展成六絕

世生八祖

服亂頭郡

好否則寬

裳羽衣亦

極牛文綉

坤又云王

昭君胡服

更嬌萬貴

如戎粧愈

媚問關中

偶一為之

亦自帶人

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稱○之○別○非○衣○有○公○私○向○背

于○其○間○也○使○貴○人○之○婦○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

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面○為○讐○乎○故○曰○不○貴

與○家○相○稱○而○貴○與○面○相○宜○大○約○面○色○之○最○白○最○嫩○與

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

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麤○者○愈

形○其○嬌○此○等○即○非○國○色○亦○去○夷○光○王○嬌○不○遠○矣○然○當

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即○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

色○相○矣○相○體○裁○衣○之○法○變○化○多○端○不○應○膠○柱○而○論○然

芥子園

不得已而強言其略則在務從其近而已。面顏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淺。其近黑者則不宜淺而獨宜深淺。則愈彰其黑矣。肌膚近膩者衣服可精可麤。其近糙者則不宜精而獨宜麤。精則愈形其糙矣。然而貧賤之家求爲精與深而不能。富貴之家欲爲麤與淺而不可。則奈何。曰：不難。布苧有精麤深淺之別。綺羅文采亦有精麤深淺之別。非謂布苧必麤而羅綺必精。錦繡必深而縞素必淺也。紬與緞之體質不光。花紋突起者卽是精中之麤。深中之淺。布與苧之紗線緊。

密漂染精工者卽是麗中之精淺中之深。凡予所言皆貴賤咸宜之事。旣不詳綉戶而略衡門亦不私貧家而遺富室。蓋美女未嘗擇地而生。佳人不能選夫而嫁。務使得是編者人人有裨。則憐香惜玉之念。有同雨露之均施矣。

邇來衣服之好尚。有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大背情理可爲人心世道之憂者。請並言之。其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元也。附避諱。故易之。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

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迨鼎革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可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變之至善而無可復加者矣其遞變至此也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然青之爲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數但就婦人所宜者而論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而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覺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少者衣之其

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覺甚老此其宜于歲
者也貧賤者衣之是爲貧賤之本等富貴者衣之又
覺脫去繁華之習但存雅素之風亦未嘗失其富貴
之本來此其宜于分者也他色之衣極不耐污略沾
茶酒之色稍侵油膩之痕非染不能復着染之卽成
舊衣此色不然惟其極濃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
而不覺惟其極深也凡淺乎此者皆納其污而不辭
此又其宜于體而適于用者也貧家止此一衣無他
美服相襯亦未嘗盡現底裏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艷

全氣作集
藏板

即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則一縷
欠精卽彰其醜矣。富貴之家凡有錦衣綉裳皆可服
之于內風飄袂起五色燦然使一衣勝似一衣非止
不掩中藏且莫能窮其底蘊。詩云衣錦尚綱惡其文
之著也。此獨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裏衣之文越著
有復古之美名無泥古之實害。二八佳人如欲華美
其制則青上灑線青上堆花較之他色更顯反覆求
之衣色之妙未有過于此者。後來卽有所變亦皆舉
一廢百不能事事咸宜。此予所謂大勝古昔可爲一

定不移之法者也。至于大背情理，可爲人心世道之
憂者，則零駢碎補之服，俗名呼爲水田衣者，是已。衣
之有縫，古人非好爲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長短之
不同，不能像體而織，是必製爲全帛，剪碎而後成之。
卽此一條兩條之縫，亦是人身贅瘤萬萬，不能去之。
故強存其迹，贊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無縫。明言人
間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條兩條，廣爲數
十百條，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類人間世上。然則愈
趨愈下，將肖何物而後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爲

九展成云此
製最古自
裂帛始也
始也一笑

之蓋由縫衣之奸匠明為裁剪暗作穿窬遂段竊取
而藏之無由出脫創為此制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厭
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羣然則而倣之毀成片者
為零星小塊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縫碎裂者為
百衲僧衣女子何辜忽現出家之相風俗好尚之遷
移常有關於氣數此制不昉于今而昉于崇禎末年
予見而詫之嘗謂人曰衣衫無故易形殆有若或使
之者六合以內得無有土崩瓦解之事乎未幾而聞
氛四起割裂中原人謂予言不幸偶中方今

聖人御世萬國來歸。車書一統之朝。此等制度。自應潛
革。倘遇同心。謂芻蕘之言。不甚訛謬。交相勸諭。勿效
前轍。則予爲是言也。亦猶鷄鳴犬吠之聲。不爲無補
于盛治耳。

雲肩以護衣領。不使沾油。制之最善者也。但須與衣
同色。近觀則有遠視若無。斯爲得體。即使難于一色。
亦須不甚相懸。若衣色極深。而雲肩極淺。或衣色極
淺。而雲肩極深。則是身首判然。雖曰相連。實同異處。
此最不相宜之事也。予又謂雲肩之色。不惟與衣相

尚更須裏外合一。如外色是青，則夾裏之色亦當用青。外色是藍，則夾裏之色亦當用藍。何也？此物在肩，不能時時服貼。稍遇風飄，則夾裏向外，有如颶吹殘葉，風捲敗荷。美人之身，不能不現歷亂蕭條之象矣。若使裏外一色，則任其整齊顛倒，總無是患。然家常則已。出外見人，必須暗定以線，勿使與服相離。蓋動而色純，總不如不動之爲愈也。

婦人之粧，隨家豐儉，獨有價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無。一曰半臂，俗呼背褙者是也。一曰束腰之帶，俗呼

鸞絲者是也。婦人之體宜窄不宜寬。一着背褡則寬者窄而窄者愈顯其窄矣。婦人之腰宜細不宜寬。一束以帶則寬者細而細者倍覺其細矣。背褡宜着十。外人皆知之。鸞絲宜束于內人多未諳帶藏衣內則雖有若無似。腰肢本細非有物縮之使細也。

裙製之精麗。惟視折紋之多寡。折多則行走自如。無纏身礙足之患。折少則往來局促。有拘攣桎梏之形。折多則湘紋易動。無風亦似飄飄。折少則膠柱難移。有態亦同木強。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

省古云。裙拖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則折紋之不少。可知。予謂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觀。尚須十幅。蓋裙幅之增。所費無幾。況增其幅。必減其絲。惟細縠輕縞。可以八幅。十幅。厚重則爲滯物。與幅減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與他費不同。婦人之異于男子。全在下體。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其所以爲室者。只在幾希之間耳。掩藏秘器。愛護家珍。全在羅裙。幾幅可不豐其料。而美其制。以貽采葑采菲者。請乎。近日吳門所尚。百欄裙。可謂盡美。予謂此裙宜配盛。

服又不宜于家常。惜物力也。較舊制稍增。較新制略減。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則得豐儉之宜矣。吳門新式。又有所謂月華裙者。一襖之中。五色俱備。猶皎月之現光華也。予獨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制。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觀。蓋下體之服。宜淡不宜濃。宜純不宜雜。予嘗讀舊詩。見飄颻血色裙。拖地紅裙。妒殺石榴花。等句。頗笑前人之笨。若果如是。則亦艷粧村婦而已矣。烏足動雅人韻士之心哉。惟近製彈墨裙。頗饒別致。然猶未獲我心。嗣當別出新裁。

笠翁偶集 卷之三
以正同調思而未製不敢輕以誤人也

鞋襪

男子所着之履俗名爲鞋。女子亦名爲鞋。男子飾足之衣俗名爲襪。女子獨易其名而曰褶。其實褶卽襪也。古云凌波小襪其名最雅。不識後人何故易之。襪色尚白尚淺紅。鞋色尚深紅。今復尚青可謂制之盡美者矣。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越瘦可謂制之盡美而又盡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埋沒作者一段初心是止供醜婦效顰非爲佳人助力。

近有矯其弊者窄小金蓮皆用平底使與偽造者有別殊不知此制一設則人人向高底乞靈高底之爲物也遂成百世不祧之祀有之則大者亦小無之則小者亦大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與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指尖向下而禿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禿故也吾謂高底不宜盡去祇在減損其料而已足之大者利于厚而不利於薄薄則本體現矣利于大而不利於小小則痛而不能行矣我以極薄極小

者形之則似鶴立鷄羣不求異而自異世豈有高底
如錢不扭捏而能行之大脚乎

古人取義命名纖毫不爽如前所云以蟠龍名髻烏
雲名髮之類是也獨于婦人之足取義命名皆與實
事相反何也足者形之最小者也蓮者花之最大者
也而名婦人之足者必曰金蓮名最小之足者則曰
三寸金蓮使婦人之足果如蓮瓣之爲形則其濶而
大也尚可言乎極小極窄之蓮瓣豈止三寸而已乎
此金蓮之義之不可解也從來名婦人之鞋者必曰

鳳頭世人顧名思義遂以金銀製鳳綴于鞋尖以實
之試思鳳之爲物止能小于大鵬方之衆鳥不幾洋
洋乎大觀也哉以之名鞋雖曰贊美之詞實類譏諷
之跡如曰鳳頭二字但肖其形鳳之頭銳而身大是
以得名然則衆鳥之頭儘有銳于鳳者何故不以命
名而獨有取于鳳且鳳較他鳥其首獨昂婦人趾尖
妙在低而能伏使如鳳凰之昂首其形尚可觀乎此
鳳頭之義之不可解者也若是則古人之命名取義
果何所見而云然豈終不可解乎曰有說焉婦人屣

足之制非由前古蓋後來添設之事也其命名之初婦人之足亦猶男子之足使其果如蓮瓣之稍尖鳳頭之稍銳亦可謂古之小脚無其制而能約小其形較之今人殆有過焉者矣吾謂鳳頭金蓮等字相傳已久其名未可遽易然止可呼其名萬勿肖其實如肖其實則極不美觀而為前人所誤矣不寧惟是鳳為羽蟲之長與龍比肩乃帝王飾衣飾器之物也以之飾足無乃大褻名器乎嘗見婦人綉襪每作龍鳳之形皆昧理僭分之大者不可不為拈破近日女子

鞋頭不綴鳳而綴珠。可稱善變珠。出水底宜在凌波。襪下且似粟之珠。價不甚昂。綴一粒子鞋尖。滿足俱呈寶色。使登歌舞之。瓊璣則爲走盤之珠。使作陽臺之雲雨。則爲掌上之珠。然作始者見不及此。亦猶衣色之變青。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暗合道妙者也。予友余子澹心。向著鞋襪辨一篇。考纏足之從來。覈婦履之原製。精而且確。足與此說相發明。附載于後。

婦人鞋襪辨

余懷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

之服履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勾素履葛屨辨
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履命履散履可見男女之履
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織以小爲貴
也考之纏足起于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宵娘
織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綢帶纓
絡中作品色瑞蓮令宵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
狀着素襪行舞蓮中迴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
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開此風故詞客
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殊麗顏色之天姣以

至面粧首飾衣褶裙裾之華靡。髮眉目唇齒。肢手腕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語及足之纖小者。卽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綉白蹀足。跌如春妍。曹子建云。踐遠遊之文履。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詩云。六寸膚圓光綴綴。杜牧之詩云。綉尺裁量減四分。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夫六寸八寸。素白豐妍。可見唐以前婦人之足。無屈上作新月狀者也。卽東昏潘妃作金蓮花帖地。令妃行其上。

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爲金蓮也。崔豹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臺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泰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真死之日。馬嵬媼得錦襪。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襪一名膝襪。宋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襪中插匕首矣。則襪也。膝襪也。乃男女之通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底之襪。不必着鞋。皆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

笠翁曰服
妖二字着
服以此垂
也

鞋則寸步不能行矣。張平子云：羅襪凌躡，足容與。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刻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古今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至于高底之製，前古未聞，于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綾者，有鑿花玲瓏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奩、詠玉臺者。襪色與鞋色相反，襪宜極淺，鞋宜極深，欲其相形而始露也。今之女子，襪皆尚白，鞋用深紅、深青，可謂盡

制然家家若是亦忌雷同予欲更翻置色深其襪而
淺其鞋則脚之小者更露蓋鞋之爲色不當與地色
相同地色者泥土磚石之色是也泥土磚石其爲色
也多深淺者立于其上則界限分明不爲地色所掩
如地青而鞋亦青地綠而鞋亦綠則無所見其短長
矣脚之大者則應反此宜視地色以爲色則藏拙之
法不獨使高底居功矣鄙見若此請以質之金屋主
人轉詢阿嬌定其是否

習技第四

允展成云葉
天寥以德

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却非無故而云。然因聰明女子失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爲貴。蓋前人憤激之詞，與男子因官而得禍，遂以讀書作宦爲畏途。遺言戒子孫使之勿讀書，勿作宦者等也。此皆見噎廢食之說。究竟書可竟棄，仕可盡廢乎？吾謂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歷歷知書。但須爲之夫者，既有憐才之心，兼有馭才之術耳。至于姬妾婢媵，又與正室不

才色為婦
人三不朽
筮翁以德
屬妻以才
色屬妾更
為平論且
可息入官
之如矣

同娶妻如買田庄非五穀不殖非桑麻不樹
稍涉游觀之物卽拔而去之以其為衣食所
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買姬妾如治
園圃結子之花亦種不結子之花亦種成陰
之樹亦栽不成陰之樹亦栽以其原為娛情
而設所重在耳目則口腹有時而輕不能顧
名兼顧實也使姬妾滿堂皆是蠢然一物我
欲言而彼默我思靜而彼誼所答非所問所
應非所求是何異于入狐狸之穴舍宣淫而

文。外。一。無。事。事。者。乎。故。習。技。之。道。不。可。不。與。修。

容。治。服。並。講。也。技。藝。以。翰。墨。為。上。絲。竹。次。之。

歌。舞。又。次。之。女。工。則。其。分。內。事。不。必。道。也。然。

儘。有。專。攻。男。技。不。屑。女。紅。鄙。織。紵。為。賤。役。視。

鍼。線。如。仇。讐。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製。亦。倩。

老。嫗。貧。女。為。捉。刀。人。者。亦。何。借。巧。藏。拙。而。失。

造。物。生。人。之。初。意。哉。予。謂。婦。人。職。業。畢。竟。以。

縫。紉。為。主。縫。紉。既。熟。徐。及。其。他。予。談。習。技。而。

不。及。女。工。者。以。描。鸞。刺。鳳。之。事。閨。閣。中。人。人。

余。游。心。云。又。

是。本。本。之。

論。可。續。女。

史。後。

九。展。成。云。參。

按。女。手。可。

以。縫。裳。亦。

美。人。圖。也。

靈。芸。之。鍼。

蘇。蕙。之。織。

芥子園

豈非閨中絕伎

皆曉無俟予爲越俎之談。其不及女工而仍鄭重其事不敢竟遺者。慮開後世逐末之門。置紡績蠶繰于不講也。雖說閒情無傷大道。是爲立言之初意爾。

文藝

學技必先學文。非曰先難後易。正欲先易而後難也。天下萬事萬物盡有開門之鎖鑰。鎖鑰維何。文理二字是也。尋常鎖鑰一鑰止開一鎖。一鎖止管一門。而文理二字之爲鎖鑰。其所管者不止千門萬戶。蓋合

天。上。地。下。萬。國。九。州。其。大。至。于。無。外。其。小。至。于。無。內。
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
也。此。論。之。發。不。獨。爲。婦。人。女。子。通。天。下。之。士。農。工。賈。
三。教。九。流。百。工。技。藝。皆。當。作。如。是。觀。以。許。大。世。界。攝。
入。文。理。二。字。之。中。可。謂。約。矣。不。知。二。字。之。中。又。分。賔。
主。凡。學。文。者。非。爲。學。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旣。明。則。
文。字。又。屬。敲。門。之。磚。可。以。廢。而。不。用。矣。天。下。技。藝。無。
窮。其。源。頭。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學。技。與。不。明。理。之。人。
學。技。其。難。易。判。若。天。淵。然。不。讀。書。不。識。字。何。由。明。理。

故學技必先學文。然女子所學之文，無事求全責備。識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益善，少亦未嘗不善。事能精一事，自可愈精。予嘗謂土木匠工，但有能識字記帳者，其所造之房屋器皿，定與拙匠不同。且有事半功倍之益。人初不信，後擇數人驗之，果如予言。麤技若此，精者可知甚矣。字之不可不識，理之不可不明也。

婦人讀書習字，所難只在入門。入門之後，其聰明必過于男子。以男子念紛而婦人心一故也。導之入門。

貴在情竇未開之際。開則志念稍分。不似從前之專一。然買姬置妾。多在三五二八之年。娶而不御。使作蒙童。求我者。寧有幾人。如必俟情竇未開。是終身無可授之人矣。惟在循循善誘。勿阻其機。扑作教刑。一語非爲女徒而設也。先令識字。字識而後教之。以書識字。不貴多。每日僅可數字。取其筆畫最少。眼前易見者。訓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日積月累。則一年半載以後。不令讀書。而自解尋章覓句矣。乘其愛看之時。急覓傳奇之有情節。小說之無破綻者。聽其翻閱。

則書非書也不怒不威而引人登堂入室之明師也
其故維何以傳奇小說所載之言盡是常談俗語婦
人閱之若逢故物譬如一句之中共有十字此女已
識者七未識者三順口念去自然不差是因已識之
七字可悟未識之三字則此三字也者非我教之傳
奇小說教之也由此而機鋒相觸自能曲喻旁通再
得男子善爲開導使之由淺而深則共枕論文較之
登壇講藝其爲時兩之化難易奚止十倍哉十人之
中拔其一二最聰慧者日與談詩使之漸通聲律但

有說話鏗鏘無重複聱牙之字者卽作詩能文之料也。蘇夫人說春夜月勝于秋夜月，秋夜月令人慘懷。春夜月令人和悅，此非作詩隨口所說之話也。東坡因其出口合律，許以能詩，傳爲佳話。此卽說話鏗鏘無重複聱牙可以作詩之明驗也。其餘女子未必人若此，但能書義稍通，則在學諸般技藝，皆是鎖鑰。到手不憂阻隔之人矣。

婦人讀書習字，無論學成之後，受益無窮。卽其初學之時，先有禪于觀者，只須案攤書本，手捏柔毫，坐于

綠。牕。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畫。圖。班。姬。續。史。之。容。謝。庭。詠。雪。之。態。不。過。如。是。何。必。賸。其。題。詠。較。其。工。拙。而。後。有。閨。秀。同。房。之。樂。哉。噫。此。等。畫。圖。人。間。不。少。無。奈。身。處。其。地。者。皆。作。尋。常。事。物。觀。殊。可。惜。耳。

欲。令。女。子。學。詩。必。先。使。之。多。讀。多。讀。而。能。口。不。離。詩。以。之。作。話。則。其。詩。意。詩。情。自。能。隨。機。觸。露。而。為。天。籟。自。鳴。矣。至。其。聰。明。之。所。發。思。路。之。由。開。則。全。在。所。讀。之。詩。之。工。拙。選。詩。與。讀。者。務。在。善。迎。其。機。然。則。選。者。維。何。曰。在。平。易。尖。穎。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學。

尖穎者婦人之聰明大約在纖巧一路讀尖穎之詩如逢故我則喜而願學所謂迎其機也所選之詩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漢魏晉之詩皆秘勿與見見卽阻塞機鋒終身不敢學矣此予邊見高明者閱之勢必啞然一笑然予才淺識隘僅足爲女子之師至高峻詞壇則生平未到無怪乎立論之卑也

女子之善歌者若通文義皆可教作詩餘蓋長短句法日日見于詞曲之中入者旣多出者自易較作詩

余澹心云世有享此福者只道多叫笠翁

之功為尤捷也。曲體最長。每一套必須數曲。非力瞻者不能。詩餘短而易。竟如長相思。浣溪紗。如夢令。蝶戀花之類。每首不過一二十字。作之可逗靈機。但觀詩餘選本。多閨秀女郎之作。為其詞理易明。口吻易肖。故也。然詩餘既熟。即可由短而長。擴為詞曲。其勢亦易。果能如是。聽其自製自歌。則是名士佳人。合而為一。千古來韻事。韻人未有出于此者。吾恐上界神仙。自鄙其樂。咸欲謫向人寰而就之矣。此論前人未道。實實創自笠翁。有由此而得妙境者。切勿忘其所

本對其壺前又音五可錄音取微衣可謂且其

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然學之須分緩急。必不可已者先之。其餘資性能兼不妨次第並舉。不則一技擅長。才女之名著矣。琴列絲竹。別有分門。書則前說已備。善教由人。善習由已。其工拙淺深不可強也。畫乃閨中末技。學不學聽之。至手談一節。則斷不容已。教之使學。其利于人已者。非止一端。婦人無事。必生他。想得此遣日。則妄念不生。一也。女子羣居。爭端易釀。以手代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

對坐靜必思淫鼓瑟鼓琴之暇焚香啜茗之餘不設
一番功課則靜極思動其兩不相下之勢不在几案
之前卽居床第之上矣一涉手談則諸想皆落度外
緩兵降火之法莫善于此但與婦人對壘無事角勝
爭雄寧饒數子而輸彼一籌則有喜無嗔笑容可掬
若有心使敗非止當下難堪且阻後來奕興矣
纖指拈棋躊躇不下靜觀此態儘勾消魂必欲勝之
恐天地間無此忍人也

雙陸投壺諸技皆在可緩骨牌賭勝亦可消閒且易

知易學似不可已。

絲竹

絲竹之音推琴為首。古樂相傳至今其已變而未盡
變者獨此一種。餘皆末世之音也。婦人學此可以變
化性情。欲置温柔鄉不可無此。陶鎔之具。然此種聲
音學之最難聽之亦最不易。凡令姬妾學此者當先
自問其能彈與否。主人知音始可令琴瑟在御。不則
彈者鏗然聽者茫然。強束官骸以俟其闕是非悅耳
之音乃苦人之具也。習之何為。凡人買姬置妾總為

尤風成云彈

琴對文君

春風吹鬢

影應讓相

如獨步

自娛已所悅者導之使習已所不悅戒令勿爲是真
能自娛者也。嘗見富貴之人聽慣弋陽四平等腔極
嫌崑調之冷然因世人雅重崑調強令歌童習之每
聽一曲攢眉許久坐客亦代爲苦難此皆不善自娛
者也。予謂人之性情各有所嗜亦各有所厭即使嗜
之不當厭之不宜亦不妨自攻其謬自攻其謬則不
謬矣。予生平有三癖皆世人共好而我獨不好者一
爲菓中之橄欖一爲饌中之海參一爲衣中之繭紵
此三物者人以食我我亦食之人以衣我我亦衣之。

然未嘗自沽而食自購而衣。因不知其精美之所在也。諺云：村人喫橄欖，不知回味。予真海內之村人也。因論習琴而謬談至此，誠爲饒舌。

人問主人善琴，始可令姬妾學琴。然則教歌舞者亦必主人善歌善舞而後教乎？鬚眉丈夫之工此者，有幾人乎？曰：不然。歌舞難精而易曉，聞其聲音之婉轉，睹見體態之輕盈，不必知音能始領略。座中席上，主客皆然。所謂雅俗共賞者是也。琴音易響而難明，非身習者不知。惟善彈者能聽。伯牙不遇子期，相如不

全澹心云。足
補嵇康琴
賦之所不
足。昌黎琴
操之所未
言。

得文君盡日揮絃總成虛鼓吾觀今世之爲琴善彈
者多能聽者少延明師教美妾者儘多果能以此行
樂不媿文君相如之名者絕少務實不務名此予立
言之意也若使主人善操則當舍諸技而專務絲桐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
膠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聯絡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
花前月下美景良辰值水閣之生涼遇綉窓之無事
或夫唱而妻和或女操而男聽或兩聲齊發韻不參
差無論身當其境者儼若神仙卽畫成一幅合操圖

亦足令觀者消魂而知音男婦之生妒也

絲音自蕉桐而外女子宜學者又有琵琶絃索提琴
之三種琵琶極妙惜今時不尚善彈者少然絃索之
音實足以代之絃索之形較琵琶爲瘦小與女郎之
纖體最宜近日教習家其于聲音之道能不大謬于
宮商者首推絃索時曲次之戲曲又次之予向有場
內無文場上無曲之說非過論也止爲初學之時便
以取舍得失爲心慮其調高和寡止求爲下里巴人
不願作陽春白雪故造到五七分卽止耳提琴較之

絃索形愈小而聲愈清。度清曲者必不可少。提琴之音卽絕少。美人之音也。春容柔媚。婉轉斷續。無一不肖。卽使清曲不度。止令善歌二人。一吹洞簫。一拽提琴。暗譜悠颺之曲。使隔花間柳者聽之。儼然一絕代佳人不覺動憐香惜玉之思也。

絲音之最易學者。莫過于提琴。事半功倍。悅耳娛神。吾不能不德創始之人。令若輩尸而祝之也。

竹音之宜于閨閣者。惟洞簫一種。笛可暫而不可常。至笙管二物。則與諸樂並陳。不得已而偶然一弄。非

綉窓所應有也。蓋婦人奏技與男子不同。男子所重在聲。婦人所重在容。吹笙擗管之時。聲則可聽。而容不耐看。以其氣塞而腮脹也。花容月貌爲之改觀。是以不應使習婦人吹簫。非止容顏不改。且能愈增嬌媚。何也。按風作調玉筍爲之。愈尖簇口爲聲。朱唇因而越。小畫美人者。常作吹簫圖。以其易于見好也。或簫或笛。如使二女並吹。其爲聲也倍清。其爲態也更顯。焚香啜茗而領略之。皆能使身不在人間世也。吹簫品笛之人。臂上不可無釧釧。又勿使太寬。寬則

藏于袖中不得見矣。

歌舞

演習部中已載者一語不贅彼係泛論

優伶此則單言女樂然教習聲樂者不論男

女二冊皆當細閱

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習聲容也欲其聲音
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
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體態輕盈
則必使之學舞學舞既熟則迴身舉步悉帶柳翻花
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古人立法常有事在

此而意在彼者。如良弓之子先學爲箕，良冶之子先學爲裘。婦人之學歌舞，卽弓冶之學箕裘也。後人不知盡以聲容二字屬之歌舞，是歌外不復有聲，而徵容必須試舞。凡爲女子者，卽有飛燕之輕盈，夷光之嫵媚，舍作樂無所見。長然則一日之中，其爲清歌妙舞者，有幾時哉？若使聲容二字單爲歌舞而設，則其教習聲容猶在可疎可密之間。若知歌舞二事原爲聲容而設，則其講究歌舞有不可苟且塞責者矣。但觀歌舞不精，則其貼近主人之身而爲帶雨尤雲之

事者其無嬌音媚態可知也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此聲樂中三昧語謂其漸近自然也予又謂男音之爲肉造到極精處止可與絲竹比肩猶是肉中之絲肉中之竹也何以知之但觀人贊男音之美者非曰其細如絲則曰其清如竹是可概見至若婦人之音則純乎其爲肉矣語云詞出佳人口予曰不必佳人凡女子之善歌者無論妍媸美惡其聲音皆迥別男人貌不揚而聲揚者有之未有面目可觀而聲音不足聽者也但須教之有方導之

有術。因材而施。無拂其天然之性而已矣。歌舞二字。不止謂登場演劇。然登場演劇一事。爲今世所極尚。請先言其同好者。

一曰取材。取材維何。優人所謂配脚色是已。喉音清越而氣長者。正生小生之料也。喉音嬌婉而氣足者。正旦貼旦之料也。稍次則充老旦。喉音清亮而稍帶質樸者。外末之料也。喉音悲壯而略近噍殺者。大淨之料也。至于丑與副淨。則不論喉音。止取性情之活潑。口齒之便捷而已。然此等脚色。似易實難。男優之

不易得者二旦。女優之不易得者淨丑。不善配脚色者。每以下選充之。殊不知婦人體態。不難于莊重。妖嬈而難于魁竒。洒脫。苟得其人。即使面貌娉婷。喉音清婉。可居生旦之位者。亦當屈抑而爲之。蓋女優之淨丑。不比男優。僅有花面之名。而無抹粉塗烟之實。雖涉詼諧。謔浪。猶之名士風流。若使梅香之面貌。勝于小姐。奴僕之詞曲。過于官人。則觀者聽者。倍加憐惜。必不以其所處之位卑。而遂卑其才與貌也。

二曰正音。正音維何。察其所生之地。禁爲鄉土之言。

使歸中原音韻之正者是已。鄉音一轉而卽合崑調者。惟姑蘇一郡一郡之中。又止取長吳二邑。餘皆稍遜。以其與他郡接壤。卽帶他郡之音。故也。卽如梁溪境內之民。去吳門不過數十里。使之學歌。有終身不能改變之字。如呼酒鍾爲酒宗之類。是也。近地且然。況愈遠而愈別者乎。然不知遠者易改。近者難改。詞語判然。聲音迥別者。易改。詞語聲音大同小異者。難改。譬如楚人往粵。越人來吳。兩地鄉音判如霄壤。或此呼而彼不應。或彼說而此不言。勢必大費精神。改

唇易舌求爲同聲相應而後已止因自任爲難故轉
覺其易也至入附近之地彼所言者我亦能言不過
出口收音之稍別改與不改無甚關係往往因仍苟
且以度一生止因自視爲易故轉覺其難也正音之
道無論異同遠近總當視易爲難選女樂者必自吳
門是已然尤物之生未嘗擇地燕姬趙女越婦秦娥
見于載籍者不一而足惟楚有材惟晉用之此言晉
人善用非曰惟楚爲能生材也予遊徧域中覺四方
聲音凡在二八上下之年者無不可改惟八閩江右

二省新安武林二郡較他處爲稍難耳正音有法當
擇其一韻之中字字皆別而所別之韻又字字相同
者取其喫緊一二字出全副精神以正之正得一二
字轉則破竹之勢已成凡屬此一韻中相同之字皆
不正而自轉矣請言一二以概之九州以內擇其鄉
音最勁舌本最強者而言則莫過于秦晉二地不知
秦晉之音皆有一定不移之成格秦音無東鍾音
無真文秦音呼東鍾爲真文晉音呼真文爲東鍾此
予身入其地習處其人細細體認而得之者秦人呼

中庸之中爲肫。通達之通爲吞。東南西北之東爲敦。

青紅紫綠之紅爲魂。凡屬東鍾一韻者。字字皆然。無

一合于本韻。無一不涉真文。豈非秦音無東鍾。秦音

呼東鍾爲真文之實據乎。我能取此韻中一二字。朝

訓夕話導之。改易一字能變。則字字皆變矣。晉音較

秦音稍雜。不能處處相同。然凡屬真文一韻之字。其

音皆彷彿東鍾。如呼子孫之孫爲松。崑腔之崑爲空。

之類是也。卽有不盡然者。亦在依稀彷彿之間。正之

亦如前法。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使無東鍾而有東。

鍾無真文而有真文兩韻之音各歸其本位矣秦晉
且然況其他乎大約北音多平而少入多陰而少陽
吳音之便于學歌者止以陰陽平仄不甚謬耳然學
歌之家儘有度曲一生不知陰陽平仄爲何物者是
與蠹魚日在書中未嘗識字者等也予謂教人學歌
當從此始平仄陰陽旣諳使之學曲可省大半工夫
正音改字之論不止爲學歌而設凡有生于一方面
不屑爲一方之士者皆當用此法以掉其舌至于身
在青雲有率吏臨民之責者更宜洗滌方音講求韻

學務使開口出言人人可曉。常有官說話而吏不知。民辯冤而官不解。以致誤施鞭扑。倒用勸懲者。聲音之能悞人。豈淺鮮哉。

正音改字。切忌務多。聰明者每日不過十餘字。資質鈍者漸減。每正一字。必令于尋常說話之中。盡皆變易。不定在讀曲。念白時。若止在曲中正字。他處聽其自然。則但于眼下依從。非久復成。故物蓋借詞曲以變聲音。非假聲音以善詞曲也。

三曰習態。態自天生。非關學力。前論聲容已備。悉其

事矣。而此復言習態。如何自相矛盾乎。曰不然。彼說
閨中此言場上。閨中之態全出自然。場上之態不得
不由勉強。雖由勉強。却又類乎自然。此演習之功之
不可少也。生有生態。且有且態。外未有外末之態。淨
丑有淨丑之態。此理人人皆曉。又與男優相同。可置
弗論。但論女優之態而已。男優粧且勢必加以扭捏。
不扭捏不足以肖婦人。女優粧且妙在自然。切忌造
作。一經造作。又類男優矣。人謂婦人扮婦人。焉有造
作之理。此語屬贅。不知婦人登場。定有一種矜持之

態自視爲矜持人視則爲造作矣須令于演劇之際
只作家內想勿作場上觀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
此言且脚之態也然女態之難不難于旦而難于生
不難于生而難于外末淨丑又不難于外末淨丑之
坐卧歡娛而難于外末淨丑之行走哭泣總因脚小
而不能跨大步面嬌而不肯粧瘁容故也然粧龍像
龍粧虎像虎粧此一物而使人笑其不似是求榮得
辱反不若設身處地酷肖神情使人贊美之爲愈矣
至于美婦扮生較女粧更爲綽約潘安衛玠不能復